

52
壽

食貨志第四十二

唐書百五十二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

館脩撰臣歐陽

脩奉

敕撰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
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
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
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土
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問賈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繁寡惇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安不疑也舊戶二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十三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者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旣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

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棫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揔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交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棫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交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

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君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

津命置書文閣西

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屢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其法屋三架為一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勿千錢舊筭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原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兩戶儻質

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
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
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
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
納愈多絹匹爲錢二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
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售而民愈困矣度支
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
惡督州縣剥償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
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布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
數再倍又厲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

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
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
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
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
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
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矣其效故人
無搖心天寶具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墮於避地賦法
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其爲便兵興供
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

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
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
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
揔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
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少資產者稅
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
覘者有場圃困倉自輕而衆以為富富者有流通蕃
息之也及後年勢而日收其贏者有虛舍器用價高而
終歲利寡者計估弄縉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
從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女奴歐之避役

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無
輕處歸附益聚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
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怨其蔽願認有司與率
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於稅
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
與色樣行等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
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
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
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
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

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
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
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
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
絹續布麻葛苧其入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
効筭繕之末法估其產為差以錢數定稅折供雜
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
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
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二匹價貴而數不多及
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虜

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糶織不珠而所輸
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官令有司覆初定兩稅
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
宜各脩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
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
布廣鑄而禁兩銅器則錢不乏有雜鹽以入直榨
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
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
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實戶口增加詭情以誘
姦浮苛法以折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

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
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無矣人
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
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苛媚聚斂之司有不恤
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緘粟不暇
春貧者奔近有不堪物之病四病絲考數不切事
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
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
減處懼罪而抗數不降國家設方課之法非欲崇
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條役有等

覆履具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約
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
加稅見亡者數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
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
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
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
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
餘財今督收迫促督蠲事方興而輸練農功未艾而
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且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
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

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故與官
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之則取息
利大之則鬻田廬斂獲始畢執契行償歲歲室家
相棄乞為奴僕酒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
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
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
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
使聚穀寺以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
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
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家足之居依託疆

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功常息不充有田之家坐
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二石官取
一私取十縑者安得足食宜為古田條限裁租慎
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勅其
言雖切以議遂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
復論其敝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
勞陛下變為兩稅者納有時食其無容其數二十
年間府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
錢為稅今錢重貨輕其吏更為稅名以就直輕其利
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

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不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新州降成燕若直定布帛無估可祈盡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無所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給帝不能致則親王帶金而嚮南之朱泚既平於是帝獨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

有日進淮南節度使節度使王緯李錡皆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府及巡院上皆得擅留或稟增稅通津死人及數十獻二三無敢問者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贊元于宣州其判官嚴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爲天子積財而生民

任華員外郎觀察使劉宗周以射因澤以常賦入二員名爲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縣密旨加斂謫官吏刻錄粟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州縣官吏庸庸自新家業賦使則之進奉自請始也劉使自奉府爲進奉以爲刑始也自奉廷令日三益國至極死而人相實是

時言中取物於市以中
數一百人以鹽估布衣縮
索進奏門戶及脚價錢石
中言出沽糶糶言無一
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
游三數千萬家無生業者
稅以為然京兆尹李漢奏
難言宜一府縣供送帝許
以養者也考以但罪順宗
鐵使月進言二人元德
為宮中使兩市言曰
崇天寸人勿裂動其直又
齊物入市而空言每
中言言門諫官御之數
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
御宮市以活奈何聖帝
小人因言市為其直偽
中言言三百進朝言市
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
交代進言及請道兩

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
三曰留州宰相裴均又令諸
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
其上一供者皆輸度支是時
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又劉
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
獻其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
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
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
候列於郊旬方制祖宗之
不忍重斂於人也然

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
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同農鄉皇甫湜代之由
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備嘗能聚斂
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尋之富饒之地以辦財
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
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劉晏役程自悉江淮數州
府上供錢穀并至江淮得成者百八十五萬貫其年
遂代播爲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
宗於其募人入粟河北淮寧者自千斛以上皆授
以官粟又支鹽鐵與諸道其賦尤甚號助軍錢及賊

平則有賞禮及助賞設賜
臣上車號又有獻
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在
法職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其臣
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
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
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元
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
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
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
率加二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置農人日困

未嘗自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
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曰昔尚書
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死其遷有無通變不
倦使物無其貴甚賤其術非它在上也而已何則上
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
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
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陲又有閭井送
終之令內晉有舉之積江湖賦稅後之耗則錢焉得
不重化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
盈百萬今纔千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

漢書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
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且今宜使天下兩
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
粟則人實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而墾之滯
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
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
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
酒本以推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大和
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
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考州縣假借以

在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
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
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獲過錢穀者
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
皆出下貧至於依富室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
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
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
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
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
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

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
稅戶人十畝以僧戶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
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者壽壽自會昌末置備邊庫
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
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
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
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
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勳反附者
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
爲麪槐葉爲糲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致

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
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
城中人相食又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
多餓死其窮至矣如此遂必亡初乾元末天下上
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四
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
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八十一萬
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
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安兩八千七百二
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

鄆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
之二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之二一
以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一供至長
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
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
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
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推酒茶鹽鐵歲入九
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自遠
取後年乃濟及奉天起諸鎮不損上財云

食貨志第四十三

唐書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

館脩撰呂歐陽 脩奉 敕撰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
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南之粟高祖太宗
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
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
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合嘉倉
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
患其失嘗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

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
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二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
苑西監褚劄議鑿二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
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
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鉤於曾而繩多絕輓夫輒
墜死則以逃二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
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
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
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
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

河水方漲須八九日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
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
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
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荊華縣置
洛口倉君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
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
舟行水淺則寓於石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
矣此甚利也玄宗親幸東都道經洛陽耀卿漕
事耀卿因請置武牢倉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

至河口者輸粟一萬石上置官雇舟以分入河洛
置倉三門東西中置倉三所東置集津倉西
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陸玄宗以為然乃於河
陰置河陰倉河內置柏崖倉三所東置集津倉西
置鹽倉數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
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
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樞密卿為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
逸河南少尹王廙為副使陸運漕晉絳魏濮邢貝齊
傳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河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

陸運備錢二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
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
出水陸之直增以函牘營卒之名民間傳言用斗
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
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
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
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
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鞍鑿坑
石六醞而數鑿之然粟不入河激水益湍舟不能
入齊物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官

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人為鴻臚卿
以長安今章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遺渠
起閘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運並渭而東
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築死塹壘障以望
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部名陳其
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道歌
曰得休說邪邪其後得寤符於桃符於是賦詩
崖成甫更行作歌為符寤符於桃符命舟人為
楚服六五唐袖其篇篇以歌之成甫入唐之為歌
十闕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等一船

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
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轉樓下天子均望見大悅賜其
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表
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初
羅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發自景雲中陸運
北路分八遞崔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
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
千八百乘羅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
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
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過水其後大盜起而天

下隕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
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
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
襄漢越西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
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發勾當度支使以
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
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
凡漕事亦比旨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
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
斗米實錢十九晏命裹裝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

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醒支江船
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
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真
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竹篠為綱
挽舟以朽索腐材代新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
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艇不入渭江南
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
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二十萬石無升斗溺
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揚湖林引漑自

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上萬石
度支和糴以優農晏安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成運知
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
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度支部郎中
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
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
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
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
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
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

陸行纒繞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
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蕪蔡涉汴抵東都無濁
河汧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洎以
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元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
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塩鐵使以
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
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駝負水豐倉米給蘇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
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素
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

部送兩院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塩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塩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

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塩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暉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誦叛貶琇雷州百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漕漑者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霍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穀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大倉米至凡百二十萬石遂

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圻銀轉運使張滂復置江
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
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
後李巽爲諸道轉運圻銀使以堰埭歸圻銀使罷
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巽
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
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
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
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
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

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
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
署皆剽竊院監而漕米云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
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
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
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
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
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
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
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二十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

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吳秦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群畜萬

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二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二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摠九百九十一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

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
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
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
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
為三等具民田歲獲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
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
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
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
元二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
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隨作

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
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夏之軍資錢
五六十萬緡沂河并溺甚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
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數陵陽渠以增漑京兆
五嚴鄂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
報鄂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
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
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
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鄂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
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

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
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
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二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
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
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
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
列柵二十墾田二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
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六回開田五
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
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隸民或借

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
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
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
立營田後覺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
士開營田歲收二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
觀開元後自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
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
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
獻策廣關輔之糴示師糧而安無害自是示不復
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

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
府加倍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
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
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
斛皆糴於關中空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
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
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
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
以備特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
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
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齎州縣斗減時五十以
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二十以利農以江
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
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憲宗即位
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
督限有稽違則追覺輒持甚於抗賦號爲和糴
其實害民

貨志第四十四

唐書百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元史館脩撰臣歐陽脩奉敕撰

唐有鹽池十八并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池五原有烏池白池尾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并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塩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塩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雋州并各一果閬開通并百二十三

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二劔南西川院領
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氣
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
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
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
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
寶至德間坵畝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
五琦初奏坵畝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
民業坵畝者為正戶免雜徭次鹽商者論以法及琦見
諸州推坵畝使盡摧天下坵畝加時價百錢

之為錢二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
費塩鉄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
於是上坵畝法輕重之宜以坵畝更多則州縣糴出塩
鄉因舊監置事正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領去塩
遠者有常平坵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
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塩生霖潦則凶薄饑旱
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長越
揚楚坵置至數千積塩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
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坵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
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万緡以當百餘

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二曰揚州陳許汴州廬
壽白沙淮西用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
捕私鹽者姦盜與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盜錢商人
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其壞壞邀以利者
晏之始至也盜利歲纔四十萬者至大曆末六百
餘萬緡天下之賦始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
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
使陳少游奏知民賦自此江淮每斗亦增二百
五錢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寧兩池每斗
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

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始給以
蓋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沽爲汴
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
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位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亨
三月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始置鹽官
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怨
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
寔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
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
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塗鹽三監其後鹽

鐵使李錡奏江淮鹽課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
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餽以厚貲其
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法大壞多
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二十而已兵部侍郎李鼎美
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難鹽稅亦
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始劉晏之季年
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
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部官基棧貳百御
史監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
之世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鐸加劔南東西兩川山

南西道鹽稅以供軍員元中以蜀兩池鹽課石者
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鐸奏論死如初一
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者賞千錢即度
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
石以下罰課料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
皆論坐盜罰鍰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
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其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
皇甫鐸又奏置權法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
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能權法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權法弊大請難鹽可以富國詔公

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
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在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相
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鱗因文宗時采灰一
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未詔私鹽月再犯者易
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
位采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調觀察判官
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
敕遣巡院官司坐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
使以壞籬者塩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鷄鳴賺皆死塩
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

言兩池塩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萬石市
二石亭戶必監糶一石皆死是時江表羣羊盜以所剽
物易茶塩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技梧鎮戍場
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
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塩鐵使上塩法
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
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塩三千車中官田令致募新軍五十四都鍾轉不
足乃倡議兩池復歸塩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
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

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重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撓領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推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推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推酒錢隨兩稅青由鈔之大和八年遂罷京師推酤凡天下推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

吾三之一分負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推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表其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改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置鐵榷張滂奏出柰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二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自祿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六幣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始鐵

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不加斤至二十兩播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維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客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商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從民茶植於官場於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林代為監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比歸監鐵

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監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兩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監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百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兩斤以上杖北首三犯加重徭役園失業刺吏縣令以縱私鬻論盧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監鐵使于恠每斤增稅錢五謂

之剽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言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舉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

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緡五十二萬餘四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布以供國用增銀冶三鐵山二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二萬二千斤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縷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分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二體治亦

幽之在桂等州皆置監賜秦主齊王三鑪石僕射裴
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
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一五
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
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少當舊錢之十踰年
而舊錢多發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
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甚有以丹
錢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
灑江民多私鑄錢為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糶
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

百少府司鑄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踊貴大
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
杜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火及鐵錫銅液皆得
用之熟銅排斗沙止之錢皆售自是盜鑄絕起江
淮游民依大山阪海以鑄吏莫能捕元天之際兩
京錢大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
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
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
官鑄錢偏鑪錢校錢時錢遺或惡御中蕭肅惡之使
江淮率立出惡錢捕責甚峻上書錢皆朝官小惡

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生取官宋宗
又請出米十萬斛收與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
在如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
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分禁鑄頓沙盜
禁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為市之銅一斤為錢八
十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為幣
不可尺寸鈔勻而均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
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自官室相表是時
黃門侍郎李林甫南河南少尹蕭良秘書監崔沔皆
以為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

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溥而自息若許私鑄則
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扶曰
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
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費物重
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
則作法布之使輕柰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
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
況設陷罪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去南畝者眾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
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

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怒不可止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為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眾也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必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吳敢與抗獨倉部郎中章伯陽以為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武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差米粟價益下其

後錢又漸惡詔出鑪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楊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翦鐵而紙鈔之宰相李林甫請出銷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日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二十萬緡易

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
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曲辰
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
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
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邠皆五洋州三定州
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
萬一千二百斤鐵二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
費錢七百五十大下歲鑄三十一萬七千緡肅宗
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
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

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既薄鏹破錢
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
為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
其文亦曰乾元重寶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
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九十是時民間
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
騰踊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
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稼犯禁者愈眾鄭叔清為
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
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

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比皆以一當十碾磔
鬻萬受得為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
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二元寶錢徑二
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
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
以一當一重輪錢以一當二凡三日而大小錢皆
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
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寶一錢
鑄為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為自天寶至今戶
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少中

農夫計之為六千二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
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
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
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二萬六千八十一萬斛以實賤
雖且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鈞也田以高下肥瘠豐
耗為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
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槨埋藏焚燭其間
銅貴錢賤有鑄以為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
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領諸州
任上所出皆重麤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

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鑄新出廣鑄錢歲得
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
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
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七鑪歲鑄錢
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以
錫錢以銅湯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為銅
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
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
重貞元初駁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
咸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鑑而已

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錢
錢者以空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
禁錢不出境商賈此日絕漸而觀察使李若初請通
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
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
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
未交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
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望請禁與商賈
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為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
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

錢二上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畜
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
益於人五岳鎮以此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
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
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開復詔采五岳鎮銀坑
於錢出額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
州三河台距飛狐故監二百里而近河東節度使
王鐸嘗鑪疏拒馬河水鑄錢不費九省以刺史李
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二十萬自是河東
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溷漢

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陽鑄錢使王播
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
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貴而易之
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
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
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鐔建議內
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濟軍
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
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於官以五之一
賞生員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

乃軍市第宅然富貴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各府
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
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講集市人彊奪毆傷吏
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泣決穆宗不能
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泣決穆宗即位
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二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
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
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實省
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大
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爲

石鳥浦監鐵唯鑿石釘鑲鈕得用銅餘以自禁之
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生皇錢者賞以五千
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
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自緡以上者匹帛米
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
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鑄鐵使王涯
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
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數交易時雖禁銅
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
倍宰相李珣請加鑄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

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一萬八千斤及
武宗廢淳熙舊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
鑪鐺比日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隨置鐵使以工有常
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比日置錢坊淮南
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各鑄錢京師為京錢大
小徑寸如開元通寶其交易並用舊錢會昌宗即位
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為像昭宗末
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
以八十為百云

食貨志第四十四

德